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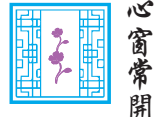


真心何處

半月前，本港某青年團體一個帶「長」的中年男人聯絡我，表達了想為香港青少年發展作點事情的「雄心壯志」。我本來不太喜歡這樣被動捲入另一個人「慷慨激昂」講東西的氛圍，即便隔着遙遙電波，我都能想見這個在中環工作的金融男，是多麼的自負、自大和自以為是。可無奈，這個人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推薦來聯絡我的，我不想太粗暴——換做其他人，或許我早就掛掉電話，也可能會突然說：「對不起，有人找我，等下再傾。」然後就叫「等下」，變成永恒的沒有下文。

中年男人的訴求其實並不複雜，他說他和另外幾個都在中環工作的「高大上」的成功人士，有愛心想為大學生指點迷津、指導學業和就業，想拜託我發動我的學生去參加他們組織的一個「分享會」：「我們這些人時間都很寶貴，願意拿出時間來關心青年人，這是為香港青年發展作重要貢獻啊！某某領導之類的都一定會支持！」我問：「那你的分享會有多少學生參加呢？」他理直氣壯：「現在還沒有。所以想拜託老師你找60個學生來！」我吃了一驚：「你的分享會在平日，學生們也有自己的事情，我不確定能找多少人，估計10多個人會有興趣，但我會盡力找一下。」他更加氣吞山河：「我們這麼好的資源，怎麼學生還不願意參加？10多個人，數量上太少了，不好看！」

我終於決定粗暴地掛斷電話了。真是活久見——口口聲聲說要為青年發展作貢獻，且是重要貢獻，連對學生最起碼的尊重都沒有，還一味地追求數量上的多，這樣的「雄心壯志」，到底有幾多真心？我無奈地搖搖頭，又狠狠地把這個電話拉入了黑名單。



駿馬文獎 活力奔騰

以夢為馬，馳騁萬里，錦繡華章，走向世界。「2024中國文學盛典·駿馬獎之夜」日前在廣西南寧舉行，榮獲第13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作家和翻譯家於這頒獎典禮的大舞台上，領受這一我國民族文學界的最高榮譽，我有幸與港澳台的嘉賓出席觀禮，近距離與輝同行，感受活力奔騰及文學榮耀亮光，深深感動。

最深刻感受的是，這是我第一次觀看到如此具有民族鮮明特色、莊重典雅的大型文學頒獎典禮，我曾在網絡視頻看過茅盾文學獎之夜，通過屏幕已感到那大型盛會在文學界是從未見過的；這次駿馬獎之夜整個流程亦採用同樣高規格的構思和設計，令人感到主辦方中國作家協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視此典禮，頒發獲獎者至高的文學榮光。本次盛典同時由廣西衛視、北京衛視及多個網絡平台同步直播，十分「大陣仗」，這樣能通過多渠道把文學獎的訊息及作家作品廣泛傳播，正好令好作品更加強能見度，而配合頒獎禮，亦有相關

名家訪問視頻播放，以及駿馬獎特展，整個安排使此次盛典有如一個文學節日那麼熱鬧。來到會場進口處的廣場，已見停泊了贊助商的寶駿汽車，非常醒目吸睛，觀眾還可以去抽盲盒紀念品。我和嘉賓們來到典禮現場，大家都興奮打卡留念。

頒獎典禮過程中，最令我關注及感動的當然是聆聽獲獎者的得獎感言。其中我特別注意駿馬獎長篇小說獲獎者馬伯庸，因他曾應邀來香港書展演講，他發表感言時談到，寫完一部長篇小說，就像是完成一次馬拉松長跑，它出於興趣，始於技巧，成於素質，「但最終支撐我們跑完整個賽程的，是一個人的堅定意志。」這真是給我們寫作人的重要贈言和警惕，因只有勤奮、努力去考驗和跨越自我心智的極限，才可成就好作品。

典禮還穿插了多場具民族風情的文藝歌舞表演，其中樂器「萬馬奔騰」激昂慷慨，舞蹈「銀落舞」浪漫多姿；由一群穿上民族服飾的小朋友合唱的《光亮》，天籟之聲特別教人感動，完場後，我開心遇上小朋友們，祝福他們閃耀生命的光亮！



《重尋》改作古風詩

近日又見有香港網民對於有沒有所謂「粵語文學」爭論不休，甚感無謂。粵方言既是芸芸漢語方言之中常見的一支，嶺南與海外用家以千萬計。文學作品只要多用粵方言詞，再加作者的原意是要讀者以粵方言來念誦，那自然就算是「粵語文學」了。

「文學」一詞跟其他多義詞一樣，可以有多个解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同屬「孔門四科」，孔子特別點名子游（言偃）和子夏（卜商）長於文學。今天人們對文學兩字的理解，就是散文、詩歌、小說、戲曲那些文藝作品。有些中國文學作品不限用哪個方言誦讀，超越「方言文學」的樊籠。比如說金庸武俠小說，廣東人、四川人、福建人都用自己的母語方言來讀。於是金庸的好朋友董千里（筆名項莊）曾笑言，在此間電視劇見到乾隆皇開口就講廣東話感到很别扭！無他，香港讀者用粵方言母語來讀江南人寫給全中國人看的小說。董先生的粵語不靈光，當然不會用廣東話來讀書！

中國傳統地方戲曲都要用方言來說唱，粵曲粵劇就是「廣府話文學」了。近日聽南音作品《重尋》，將唱詞中的襯字刪減整理，就成為一首七言古風詩：

凌波路近古城陰，雙攜舊地獨重尋。
春山無恙人銷黯，渺無尋處舊同心。
同心一結應無憾，相思無計托青禽。
緣盡當時陪我飲，杯杯和淚頻頻斟。
酒入愁腸愁更甚，斷腸詩句啾啾吟。
料到日後徒傷感，安排腸斷到而今。
斷腸詩句成詩讀，花易飄零月易沉。
別後茫茫埋幽恨，欲埋無地劫餘身。
呵寒問暖知無份，襟凝歡唾袖染痕。
芳草生塵香塵粉，迷離春水載桃根。
心頭各有難言隱，偷向夢中慰夢人。
惘惘行吟迷遠近，巷口斜陽記不真。
蝶去鶯飛何處問，一般遺恨兩銷魂。

青禽是青鳥，既可解作傳說中古代西王母的信使，也可用作悼念死者，語帶雙關。

這類談情說愛的作品，較多以落拓書生與青樓女子的愛恨纏綿作題材。舊社會少有「自由戀愛」，窮書生未得「飽暖」就跑去「思淫慾」，常會談己誤人，造成悲劇。此中唱詞老是作傷春悲秋語，不免有太多「負能量」。聞來欣賞其文學性無妨，沉迷其中就要影響情緒和心理。以歌詠形成表達的「廣府話文學」亦有比較正面和貼近現代人生活的。「小朋友」可以先學聽晚近的「粵語流行曲」，黃霑、盧國沾、鄭國江諸家都有不少佳作。



我的安順鄉愁

洪雯（立法會議員）

從前，若有人問我是哪裏人，我回答起來毫不遲疑。可是，近年我說起這座小城時，不再如從前那般理直氣壯。

故鄉安順是位處西南省份貴州的一個小城。城市很小我熟悉的地方卻很有限。不說城市不斷更新，新區持續發展，即便從前的舊區舊街巷，我也常常不知方位。我這個超級路癡，大腦中彷彿缺少了掌握方位的那根筋，迷路是我人生焦慮的一個永恒主題。記憶中鮮活的場景，一說起地理方位、空間布局，則常常不知所云。

個中原因便是在安順生活的那些年有些「離地」。那時的我懵懂未開，不諳世事，沉迷於自己的小世界，對腳下的這片土地並無很大的好奇心，從來未覺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這片土地、了解她的歷史印記、地理構成、她的民俗人情、思維模式——那些將我與這片土地聯繫起來的一條條線索。

17歲離開安順，從此我成為了這裏的過客。在外的日子漸長，與家鄉的聯繫慢慢開始疏離。比如，某些本地的地道方言，開始生疏，有時會需要在大腦中翻譯一下。還有，安順人嗜辣、鹹、香，我在外常常懷念本地美

食，但每次回鄉去大快朵頤，卻常常被辣得涕淚交流。過去十年，小城飛速變化，很多從前交通和通訊難以抵達的地方開始為人所知。偶爾，有朋友對我說起，他們去過安順的某某地方，而我這個安順人只能滿懷愧疚地答我還沒去過……或者，見媒體上介紹某個新景區和某些別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我便像一個外鄉人一樣，充滿新鮮感和好奇，心想下次旅行不如去這裏。可每次計劃旅行，世界那麼大，家鄉的排序，總是往後移。而每年回鄉探親，時日有限，陪伴父母、探親訪友，還來不及走走看看，就該回程了……講真，我不得不自問，對於我的故土，我了解多少？

我的「不接地氣」與我自身有關，一定程度上也是這座城的某些特質使然；在這座城裏，其實也有過不少像我這樣不太接地氣的人。在安順生活了18年之久的現代文學家錢理群先生，曾感慨他是「這片土地上匆匆行過的過客」，我讀到很有同感。這座群山環繞、閉塞難達的邊城，在內地近七百個城市中，不知算是多少線。可是，也是因得這個地理特徵，曾有很多人從大江南北移民來此，匯聚在這座群山環繞的邊城；當中有不少曾像過客一樣在這裏生活。

歷史上，這個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曾經有過幾次大的移民潮。最早期的一次大概是明朝時朝廷屯兵戍邊，大批江南一帶的軍隊及眷屬到這裏定居下來，隨之帶來外地的建築形式、語言、飲食、服飾、民俗。因多山的地形，他們駐紮的環境相對封閉，江南文化在這裏代代傳承下來，成為不少人類學家研究的物件。香港科

技大學一位人類學教授，多年研究安順屯堡文化，每次來一呆就是一兩個月。他說有些在江南本地已經失傳的東西，在這裏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堪稱「活化石」。

抗戰爆發時是第二次移民潮。這個免受日本人蹂躪的邊城，接納了不少外地難民，隨之也帶來各地的民俗、文化。第三次移民潮是建國後三線建設時期，不少重工業、軍工廠紛紛搬遷到山區來。這座城大約有100多間工廠大院，他們有自己的大院生活模式，與本地交集不多。再有，就是支邊，很多大城市的青年來到這裏，支持邊城的建設，雖然真正扎根留下的人不多。正是這樣的幾次大潮，使這座小城到處都是異鄉人。我的閩蜜，也是小學中學跟我一起長大的同學，來自四川，父親隨勘探石油的大隊來到這裏，定居了下來。

隨着上一代外地人返鄉潮慢慢結束，新一代的新安順人從別的地方移入這裏。也許，人口的移進、移出，本來就是城市的命運。

離開安順後，我在上海生活了數年，之後到港多年。對於我的第二、第三故鄉，我都曾用心去了解過她們的歷史、人文，去學習過本地語言、去過本地生活。然而對於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卻過客般地來去，未曾用心停留……所以，當回答「你來自哪？」時我開始有了心虛的感覺和愧疚。倒是我的四川閩蜜，在外大學畢業後回到安順定居，成為了真正的本地人。

年歲漸長，對生活在這裏的父母、朋友，對這片土地，開始有了深深的眷念。「你是哪裏人？」——若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我未來要多花點時間，去認識、去體味斯土、斯民。



單靠勤力便識畫畫？

余似心

畫畫真的熟能生巧嗎？我有次在畫會與一眾畫友一起做人像寫生，模特兒休息時間，其中一人說：「畫畫不難，只要勤力多畫就可以了，不用學的。」

另一人回應：「我不同意，若畫而不得其法，縱使怎樣勤力，畫多少年，也不見得會畫得好。」

二人就在各自的觀點上堅持，討論了好一會兒。到底誰說得對？我就支持先要畫得有其法，之後勤力多練，才可以畫得好。

我聽有些喜歡繪畫的人說：「不用花錢跟老師學，臨摹就可以了，現在網上也有不少課程，拜師學藝經已過時。」

有些朋友則說：「最不喜歡學鉛筆畫，沉悶單調！什麼基礎不基礎？我發揮自己就可以。」

的確，現代人很幸運，網上可以找着不少好的繪畫網課，個個都可以作為自己的老師。也有人是藝術

方面的天才，自學便有驚人成績。不過若欠了適當的指導和指正，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沒人提點，學習的路可能不正確，有機會走歪了並愈走愈遠，習慣了錯誤而不自知。就像有些人自學數十年，五官四肢擺位一直不正確，別人看在眼裏，但他自己竟看不到，數十年就習慣着同一方法，出現着同一問題。

我是思想較保守的人，總覺得任何學習打好基礎就少走冤枉路。即如跑步，跑時如用錯姿勢和力度，可能會傷筋骨和膝蓋，游泳用錯姿勢就不去水。

學習人像或人體寫生，先了解人體結構再下筆，五官肢體位置就準確。基礎好，學習也較快，不用花很長時間去摸索，就可以畫出四平八穩的人像畫。這就像建築打好地基，建築物就穩妥，不是從努力興建中去學習，較單靠勤力、摸象過河要實際得多。這也引申到跟老師的問題，跟隨好的老師，就能學得其法。



畫家冉茂芹的肖像作品。作者供圖

（本欄目逢周一出版）



窮遊

今天和一位老友吃飯，他剛旅行回來，整個人顯得風塵僕僕。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聊些雙廊的風土人情。說起那條主街，我想起自己騎着電動車在那條街上風馳電掣的時光，那裏有一個大市場，我還在那裏吃過烤乳扇和洋芋絲。

正說得高興，忽然，他卻想起了什麼，話鋒一轉，開始抱怨起旅行的勞累來。說他每次都是他們那群驢友當中最累的一個。因為他心細，每次出行，都自然成了規劃者。可忙到最後，他還得被埋怨，這讓他很不爽。而且，這也不是他造成的，很多時候是規劃帶來的。他為了省錢，會提前在酒店App購買積分。類似於希爾頓這樣的集團每年都會推出積分認購，積分買一送一，可以用來兌換房間。好處是一個原本要七八百元的房間，用積分預訂就少了近一半的錢，而且等級高的人還可以享受行政酒廊。

出行前，他會提前訂這些酒店。可因此他卻被抱怨了。有時，到了一個很美的地方，

大家發現酒店不在景區。有時候，有人想在一個地方多待兩天，可下一程的酒店都訂好了。改一處，以後的行程都得改。只得悻悻作罷。其實這倒不是我這位朋友的責任。

對於提前規劃旅行這件事，我年輕的時候也常做。不是出於確定性的需要，純粹是這行為本身很快樂。可以說，從開始有了出行的念頭，旅行就成了一种憧憬。一有時間，你就會想要查找一下當地的資料。在十多年前，我們都在窮遊網找資料。現在我好久不做攻略了，也不知道年輕人在哪裏做攻略。不過我想心情應該是一樣的。旅行前到旅行後的一兩個月，你會一直處於興奮狀態，似乎整個人都煥然一新。

當時在窮遊圈最風雲的人物是那些省錢達人。他們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可以花很少的錢遊歷很多國家。有些人經常坐飛機只花幾美元，住的酒店也只需幾塊錢。而且他的整個規劃，和那些尋找信息的訣竅，完全就是一門藝術。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門科學。把一件不存在的事，僅僅依靠計劃，就變得

逐漸豐滿。並且，按照計劃行事，真的成功了！現在想想，這其實就是最完美的實證主義。而我們，與其說都在艷羨這位遊客幾乎不花錢就去了很多地方，不如說是被他的精密程度折服了。他規劃的時間都那麼嚴絲合縫，計劃要花的錢也恰好處，為了達到計量上的計劃內，他們依靠折扣機票和酒店信息來達到目的。並且，這種計量學居然在實施的時候被驗證是可行的。就像一個神話一樣。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版本的《環遊世界80天》，甚至比這部小說的情節還要機械。我記得有一位仁兄，因為很會尋找便宜機票和酒店空房，還專門出了一本旅行聖經，叫《3000美金，我周遊了世界》，十分風靡。現在這種行為也還有。就在前兩天，我還看到一位21歲的小伙子用1萬元遊歷了6個國家。

我想說的是，這件事和任何一個變成專業主義的事情一樣，最高標準都成了計量學意義上的。這樣一推論，極限窮遊是所有旅行當中最計量學的一種現代性行為。



原生家庭

上期提到的現象級離婚綜藝，目前雖正因過度「引發生理性不適」而遭全網罷看，但其最新引出的話題卻仍值得聊上一聊，那就是「原生家庭的影響」。

在新近播出的橋段裏，王炸夫妻再次上演了一輪深度絞殺，殺到高潮處，第一次把雷區升級到孩子身上——在涉及離婚爭子的對話中，她對丈夫的理據「你理解不了她（女兒）」，妻子自信回擊：「我為什麼需要理解她呢？我為她做了這麼多。孩子是我生的，你和我搶什麼呀？」

妻子這番理直氣壯的輸出，除了讓觀眾們再次倒抽一口涼氣，也讓觀察團的嘉賓們紛紛回憶起兒時糟糕的父母以及糟糕的親子關係，給他們留下的長久心理陰影。而細心的網友更發現，一檔節目，從場內夫妻到場外嘉賓，不管學歷高低，寒門貴冑，上一輩的婚姻質量竟都是整齊劃一的慘不忍睹。節目中的3對夫妻，更無一例外把自己婚姻擱淺的原因，或多或少歸咎給「原生家庭」。

8年前，一部《歡樂頌》讓不少國人記住了樊勝美一家，也學到了一個新詞：原生家庭。自此，這個以佛洛伊德為代表、來自於經典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學專業詞彙成了網紅，高頻出現在國人生活中。無論是隨後的影視劇，還是面對個人失敗，「原生家庭」都意外地好使。《都挺好》因為有蘇大強、《安家》因為有房似锦她媽，成功擒獲流量密碼成為爆款。而更多的普通人，在面對人生的不如意時，總喜歡或習慣認為「都是原生家庭有缺失」的錯。至近兩

年，這種思想更因社交媒體的聚焦而不斷被強調和放大：公眾號中以吐槽父母為主題的文章愈來愈多且點擊量可觀；豆瓣上有很有火力的小組，名字就叫「父母皆禍害」；至此輪現象級的離婚綜藝，甚至有網友形容是「一場全民精神弒母」……

一方面，原生家庭問題毋庸置疑會對兒童成長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現時中國的原生家庭問題輻射範圍如此之廣，令人震驚。有網媒報稱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2019年的離婚率高達3.36%，那一年，全國結婚947.1萬對，離婚415.4萬對。而據CNN報道稱，2021年開始實施的離婚「冷靜期」新規定曾使離婚率短暫下降，但不久又再次上升，2023年比前一年增長了25%。不僅不結婚，好容易結了的還要離，背後原因和如何改善，值得社會認真反思。

而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原生家庭」是不是正在被濫用，那道兒時的心理陰影，對於一把年紀的成年人來說，到底是傷口還是借口？甩鍋一定比勇敢面對創傷來得輕鬆，但也會把人永遠禁錮在受害者的角色裏，失去自我救贖的機會。這些困在原生家庭思想牢籠裏的人，只會繼承父母婚姻裏的糟粕，並再一次傳給子女，代代相續，永遠窒息。

1955年時，一位美國教授曾追蹤了200多個原生家庭「高危」的嬰兒32年，最後顯示至少有1/3的孩子幾乎沒受到負面經歷任何影響，並收穫了自信成功的的人生。能用幸福童年治癒一生的入當然是幸運的，但不花費一生就治癒童年的人難道不是更強大和富有的嗎？